



孩子們

契訶夫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孩子們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7

內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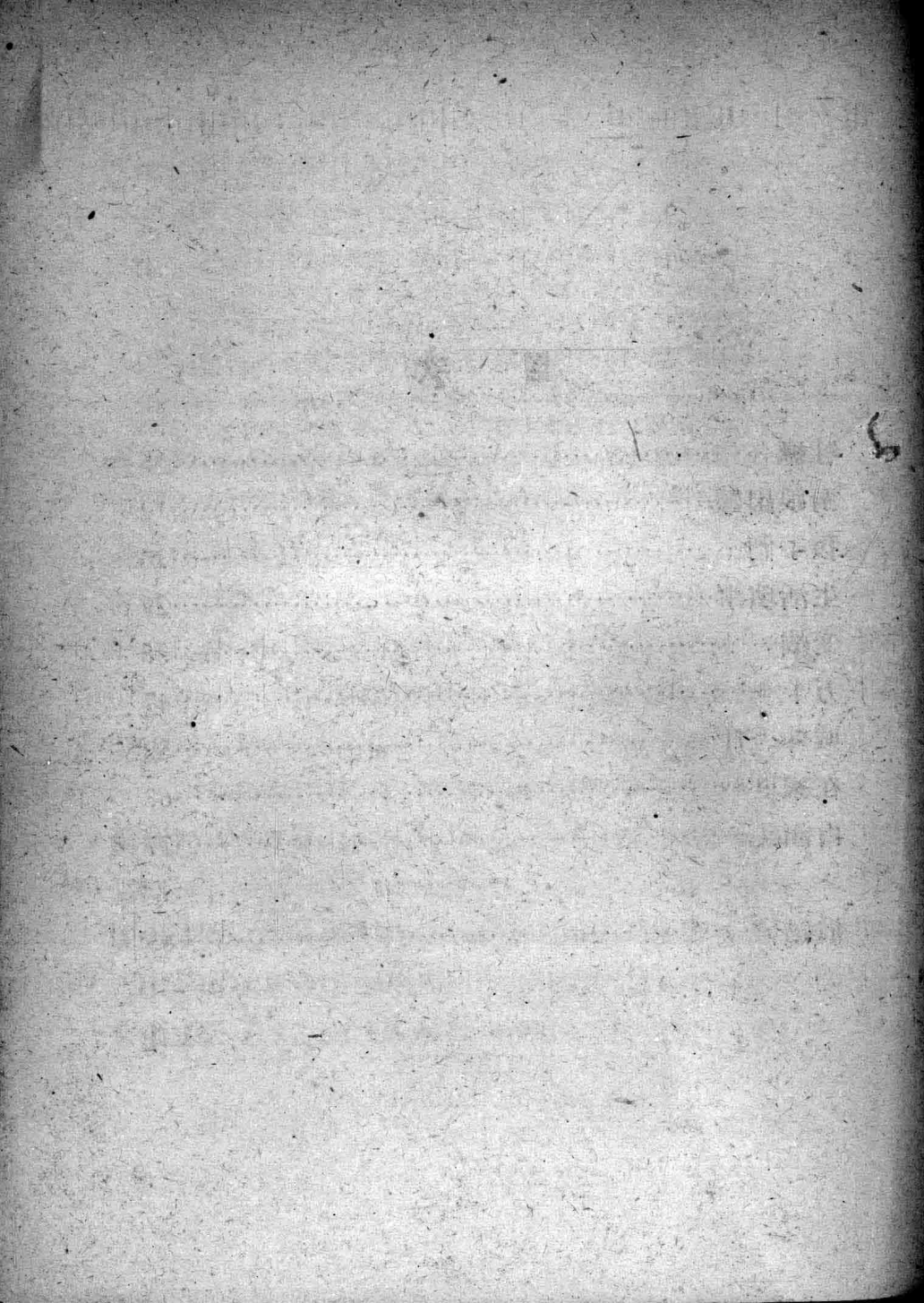
契訶夫是俄罗斯偉大的作家。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是他为孩子們写的一部分作品。作家帶着深情刻划了孩子們的生动形象；通过孩子們的苦难，揭发了旧俄罗斯社会的黑暗，表达了被压迫者追求自由幸福的渴望。这些作品热烈地歌颂了孩子們的明朗純洁的思想感情，还把孩子們的美丽的精神面貌和剝削者丑惡的心理作了强烈的对比。在这里，不仅表现了作家对孩子們的热爱，而且表明了作家的一种热望：俄罗斯人民应当爭取一个合理的社会，在那里，人們生活得跟孩子一样純洁、快活、健康。为了帮助讀者理解这些作品，汝龙同志还写了一篇后記，介紹了这个作者和这些作品。

А. П. ЧЕХОВ
ДЕТВОРА

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0

目 次

牡蠣·····	5
廚娘出嫁·····	12
孩子們·····	20
生活瑣事·····	29
變故·····	38
萬卡·····	47
城外一日·····	53
在家里·····	63
白額頭·····	77
后記·····	85



牡 蠣

我用不着太費勁去回想，就能把那个阴雨的秋日薄暮的景象，連一个細節也不漏掉的想起来，我怎样跟父亲一块儿站在莫斯科一条人多的街上，怎样觉着自己漸漸在发作一种奇怪的病。我一点也沒有觉着甚么地方痛，只是我的腿往下弯，話堵在嗓子眼儿里，脑袋衰弱的歪在一边。……看样子，我馬上会倒下去，昏迷不醒了。

要是那当儿我进了医院，医生一定会在我的床头写上：Fames[⊖]——这是医学教科書上所沒有的一种病。

在人行道上，挨近我的身旁，站着我的父亲；他穿着破旧的夏大衣，戴着露出一小块白棉襖里的軟呢帽。他脚上穿一双又大又重的雨鞋。他是个爱面子的人，深怕人家看出他光着脚穿雨鞋，就把旧靴筒拉上来，一直盖到膝头上。

这个可憐的、有点笨的怪人，他那件漂亮的夏大衣越是

⊖ 拉丁語：飢餓。

变得旧而髒，我倒越是热烈的爱他了。他是在五个月前到这个大城来找一個文書方面的差事的。他一連五个月在城里跑来跑去，找工作，一直到今天才下定决心到街头来討飯。……

我們面前有一所三层楼的大厦，挂着一块藍招牌，上面写着“飯館”。我的腦袋沒一点力气，一忽儿往后仰，一忽儿歪在一边。我就不由自主的看見了飯館上头那些灯光明亮的窗子。窗子里有些人影閃来閃去。还可以看見一架自动琴[⊖]的右半边，兩張石印画，几盞挂灯……。我往一个窗子里細看，瞧出有一块白花花的東西。那块東西一动也不动，它那四方的輪廓在四周一片深棕色的背景上明显的露出来。我凝神看它，这才瞧出来原来那块東西是牆上的一張白招貼。那上面写着字，可是究竟写的是甚么，我就看不出来了……。

我有半个鐘头定睛瞧着那張招貼。它那白顏色吸住我的眼睛，好象也把我的腦筋催眠了。我极力想認出那上面的字，可是白費勁。

末后，那种怪病占了上风。

我开始觉着馬車的轆轤声象是打雷；在街上的臭气中，我聞出一千种气味；我的眼睛觉得飯館里的灯和街灯象是

⊖ 这是一种乐器，形似風琴，发出管弦乐的声音。

耀眼的閃电。我的五种知觉一齐紧张起来，敏感得反常。我开始看见先前看不见的东西了。

“牡蠣[⊖]……”我認出了招貼上的字。

怪字！我在这世界上活了整整八年零三个月，可是从来沒听到过这么兩個字。这两个字是甚么意思呢？莫非是飯館老板的名字嗎？可是要知道，写着名字的招牌总是挂在外边，不会挂在屋里牆上的！

“爸爸，甚么叫做‘牡蠣’？”我用干哑的声音問，极力要把臉扭到父亲那边去。

我父亲沒有听见。他正在注意人羣的活动，用眼睛跟踪每个过路的行人。……我凭他的眼神看出来他想跟行人搭訕，可是那句要命的话却象一个重秤錘似的挂在他那颤抖的嘴唇上，怎么着也吐不出来。他甚至已經向一个行人迈进一步去，碰了碰他的衣袖，可是等到那个人扭回头来，父亲却說了声“对不起”，窘住了，踉踉蹌蹌往后退。

“爸爸，甚么叫做‘牡蠣’？”我又問一遍。

“那是一种动物。……它生在海里。……”

我立刻暗想这种沒有见过的海洋动物是甚么样子。它大概是介乎魚蝦之間的一种东西。它既是海里的动物，那么人家当然給它洒上香噴噴的胡椒和月桂叶燒成一种很好

⊖ 俄罗斯的一种名贵的菜。

吃的、滾熱的魚湯，要不然放上點軟骨魚，熬成一種帶點酸味的濃湯，再不然就把它熬成蝦醬汁，或者加點辣根粉，做成一種涼菜。……我生動的想象着，人家怎樣把這動物從市場上買來，趕快收拾干淨，趕快下鍋……趕快，趕快，因為大家都餓了……餓極了！廚房里飄來了滾熱的魚蝦湯的氣味。

我覺得這氣味搔着我的上顎和鼻孔，漸漸滲透我的全身。……飯館啦、父親啦、白招貼啦、我的衣袖啦，都有那種氣味，而且氣味好濃，弄得我的嘴竟嚼起來了。我嚼啊嚼的，咽下去，倒好象我的嘴里真有那麼一小塊海洋動物似的……。

我因為覺着舒服，腿就更往下彎了；我拉住爸爸的衣袖，靠着他那濕漉漉的夏大衣，免得摔倒。父親正在發抖，縮成一團。他冷……。

“爸爸，牡蠣是大齋時期可以吃的菜呢，還是忌吃的菜○？”我問。

“這種東西得活着吃下去……”我父親說。“它們生在壳里，象烏龜一樣，不過……是分成兩半個的。”

好聞的氣味立刻不再搔我的全身，幻覺破滅了。……現在我才完全明白！

○ 按照俄國正教習俗，人們在大齋期間是吃素而忌葷腥的，不過有些魚，例如鱸魚，却又是可以吃的。

“多么噁心，”我小声說，“多么噁心啊！”

原来“牡蠣”是这么个东西啊！我暗自想象一种象青蛙一样的动物。一只青蛙，坐在一个壳里，睁着又大又亮的眼睛往外看，而且动着它那惹人噁心的嘴巴。我幻想这么一个生在壳里、长着爪子、闪着亮眼、皮肤发粘的动物怎样从市場上給人买回来。……孩子們紛紛躲开，厨娘帶着膩味的神情，皺起眉头，提起这个动物的爪子，把它放在一个碟子上，送到飯厅去。大人們拿起它来，吃下去……活生生的吃下去，連它的眼睛、牙齿、爪子，一古腦儿吞下去！那动物吱吱的叫，极力要咬他們的嘴唇。……

我皺起眉头，可是……可是为甚么我的牙齿嚼起来了？那动物叫人噁心，可憎，可怕，然而我还是把它吃下去，吃得狼吞虎咽，不敢辨滋味，也不敢聞气味。我吃完一个，又看見了第二个、第三个的亮眼睛。……我就把它們全吃掉了。……临了，我把食巾啦、碟子啦、父亲的雨鞋啦、白招貼啦，也都吃了。……不管甚么东西，只要落进我的眼帘，我就吃下去，因为我觉得只有吃才能治好我的病。那些牡蠣用可怕的眼神瞧人，样子討厌，我一想到它們就打哆嗦，可是我要吃东西！吃东西啊！

“給我牡蠣！給我牡蠣！”这种喊叫声从我胸膛里冒出来，我向前伸出兩只手去。

“請您帮帮我们吧，先生！”这当儿我听见父亲用发悶

的、透不出气的声調說。“我不好意思告帮，可是——我的天！——我支持不住了！”

“給我牡蠣！”我叫道，揪父亲大衣的后襟。

“难道你吃牡蠣？这么小的孩子！”我听見身旁有笑声。我們面前站着兩位戴高礼帽的先生，瞧着我的臉笑：

“小小子，你吃牡蠣？真的嗎？这可有趣！你怎么吃法呢？”

我記得有一只有勁的手拉着我向灯光明亮的飯館走去。过一分鐘，我的四周圍上一羣人，帶着好奇的神情笑嘻嘻的看我。我靠桌子坐下，吃一种粘嘴的、有点咸味的、发出潮气和霉气的东西。我狼吞虎咽的吃着，顧不得嚼；究竟在吃甚么，我自己也不看一眼，更不問一声。我觉着要是睁开眼睛，就一定会看見亮眼睛、小爪子、尖牙齿、……

突然我咬着甚么硬东西，发出咻咻的声音。

“哈哈！他吃壳啦！”人羣笑了。“小傻瓜，难道这也吃得嗎？”

我記得这以后口渴极了。我躺在自己床上，胃气痛，又觉着热烘烘的嘴里有一股怪味道，因此睡不着觉。我父亲从这个牆角走到那个牆角，比着手势。

“我觉着好象着凉了，”他喃喃的說。“我脑袋里有那样一种感觉。……好象有个人坐在我脑袋里似的。……不过这也許是因为我今天沒有……嗯……沒有吃过东西。……

真的，我这个人有点怪，而且笨。……我亲眼看见那些先生为牡蛎化了十个盧布，那我为甚么不走到他们跟前，去求他们……借给我几个钱呢？他们多半肯借给我的。”

天快亮了，我才睡着，梦见一只伸出爪子的青蛙坐在壳里，转动眼睛。到中午，我口渴得醒过来，用眼睛找父亲：他仍旧在走来走去，比手势呢。……

(1884年)

廚娘出嫁

格里沙，一个七岁的小胖子，站在廚房門前，从鑰匙眼往里听，往里看。厨房里正在发生一件依他看来很不平常的、从没见过的事情。厨房里那张案子平常是用来切葱斩肉的，眼下那张案子旁边却坐着一个魁伟、结实、头发发红的乡下人，长一把大胡子，鼻子上冒出大汗珠，穿着车夫的那种长襟外衣。他用右手的五个手指头托着一个茶托，正在用它喝茶，同时把糖嚼得那么响，弄得格里沙背上直起鸡皮疙瘩。老奶妈阿克辛尼雅·斯捷潘诺芙娜坐在他对面的一个髹板凳上，也在喝茶。她的脸色一本正经，同时又放出得意的光来。厨娘彼拉盖雅在炉子那儿忙着做事，分明想把她的脸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。可是格里沙还是看见她的脸大放光彩：那张脸正在发烧，变换着各种颜色，开头是红得发紫，到后来却成了一片死白。她不断的伸出发抖的手去拿刀子啦、叉子啦、木柴啦、抹布啦等等的；她扭动着，转来转去，把东西弄得乒乓乱响，可是实际上甚么事也没做。

他們坐在那兒喝茶的那張案子，她連看都不看，凡是奶媽問她的話，她只簡短的、严厉的答話，却沒有扭過臉去。

“請隨便吃吧，丹尼洛·謝苗內奇！”奶媽殷勤的招待那車夫。“為甚么您老是喝茶，不吃點別的？您應該喝一點伏特卡才對！”

奶媽把一瓶伏特卡和一个酒杯推到客人面前去，同時她臉上現出頂頂狡猾的表情。

“我不喝酒，……不必了……”車夫推辭說。“不必讓我，阿克辛尼雅·斯捷潘諾芙娜。”

“您是怎么回事啊！……做馬車夫的，還能不喝酒！……光棍兒不會不喝酒的！請喝吧！”

車夫斜眼看一看伏特卡，然後瞧一瞧奶媽的狡猾的臉，他自己的臉也就現出同樣狡猾的神情，彷彿在說：“你啊，鑽不了我的空子，你这老巫婆！”

“我不喝，請您原諒我。……干我們這一行的可不能沾染這個嗜好。耍手藝的人可以喝酒，因為他老是坐在一個地方，可是我們車夫老是在明處，當着許多人的面。不是嗎？要是走進酒館的話，准保連馬也丟了；萬一喝得太多，那就更糟：一轉眼的工夫，你就睡着了，再不然就打車座上摔下來了。真是這樣的。”

“您一天賺多少錢啊，丹尼洛·謝苗內奇？”

“那要看情形。趕巧了，一天賺上一張綠鈔票^①；一個

不巧就空着手把車趕回院子。这一天跟那一天往往大不相同。眼下，我們这行生意簡直沒甚么干头了。您知道，这忽儿赶馬車的多极了，草料挺貴，坐車的又小器，老是打算坐公共馬車。不过呢，謝天謝地，我沒甚么可抱怨的。我吃得飽，穿得暖，而且……只要有意……”（車夫偷偷看一眼彼拉盖雅）“甚至能够养活另外一个人。……”

他們后来还說了些甚么，格里沙沒听見。他的媽走到門口来，打发他上儿童室里去温习功課了。

“去温习你的功課。你用不着在这儿听！”

格里沙到了嬰兒室里，把“國語”攤在面前，可是他看下去。他剛才看見的和听見的那一切，在他腦子里引起一大堆問題。

“廚娘要結婚了……”他想。“奇怪。大家到底为甚么事要結婚呢？我真想不通。媽媽跟爸爸結婚，表姐薇罗琪卡跟巴威尔·安德烈伊奇結婚。不过，跟爸爸和巴威尔·安德烈伊奇結婚，倒还有可說的：他們有金表鏈和講究的衣服，皮鞋也老是擦得挺亮；可是，跟那个長着紅鼻子、穿着毡靴、模样吓人的車夫結婚……呸！为甚么奶媽要叫那个可憐的彼拉盖雅結婚呢？”

客人一走出廚房，彼拉盖雅就到上房来了，开始打扫。

⊖ 指三盧布的鈔票。

她仍旧激动。她的臉通紅，好象有点胆战心惊似的。她手里的扫帚几乎沒挨着地板，每个牆角总要扫上五回。她很久沒有走出媽媽坐着的房間。她的孤立分明使她气悶，她一心要講話，跟別人談談自己的感想，把心里的話都說出來才好。

“他走了！”她支支吾吾的說，看出媽不想開口講話。

“看得出来，他是個好人，”媽說，眼睛沒离开她的針綫。
“那么清醒，穩重。”

“說真的，我不願意嫁他，太太！”彼拉盖雅忽然叫道，臉脹得通紅。“真的，我不願意！”

“你別胡鬧，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。这是終身大事[⊖]；你得好好想一想才行，胡說白道是沒好处的。你喜欢他嗎？”

“哪兒的話，太太！”彼拉盖雅叫道，臉紅了。“他們淨說些那样的話，弄得……真的……”

“她应当說她不爱他才对！”格里沙想。

“不过你也真是個裝模做樣的人。……你喜欢他嗎？”

“可是他老啦，太太！唉！”

“你該想一想別的方面！”奶媽在隔壁房間里对她惡狠狠的說。“他還沒到四十岁呐。再說，你要一个年青人做甚

⊖ 原文是“这是一个严肃的步驟”。